

偷窥 一百二十天

蔡骏 / 著



为爱粉身碎骨
因恨万劫不复

THE
TOWER OF
BLACK SWAN



作家出版社

偷窥一百二十天

蔡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窥一百二十天/蔡骏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063 - 7460 - 6

I. ①偷…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5570 号

偷窥一百二十天

出品人: 葛笑政

作者: 蔡 骏

统筹、责任编辑: 汉 睿 朱 燕

特约编辑: 金马洛 哥舒意

宣传主管: 金石开

装帧设计: 潘伊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50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460 - 6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一只天鹅从牢笼里逃离，
蹒跚擦亮了干燥的石铺路轨，
粗糙的地上拖曳他白色的羽翼。
干涸的小溪后面鸟儿张开了喙

在尘埃中紧张地洗着翅膀，
心中充满着美丽故乡的湖泊，
他说：“水，你何时再流淌？雷，何时你再鸣响？”
我看到那厄运，奇异而命中注定的传说，

偶尔朝向天空，如同奥维德诗中的人物，
朝向讥诮的天空与残酷的蓝色，
痉挛的颈上支撑着他贪婪的头颅
就像他在向上帝投以谴责！

——波德莱尔《天鹅》（给维克多·雨果）

目录

001	引 子
-----	-----

A 面

009	第一章
013	第二章
018	第三章
024	第四章
027	第五章
030	第六章
035	第七章
040	第八章
045	第九章
050	第十章
055	第十一章
058	第十二章
061	第十三章
069	第十四章
075	第十五章
085	第十六章
092	第十七章
096	第十八章
099	第十九章

104	第二十章
108	第二十一章
111	第二十二章
116	第二十三章
122	第二十四章
126	第二十五章

132	换面
-----	----

B 面

135	第一章
144	第二章
150	第三章
156	第四章
160	第五章
169	第六章
177	第七章
191	第八章
196	第九章
201	第十章
210	第十一章
230	第十二章
241	第十三章

247	最终章
-----	-----

253	后记 当我们偷窥时想些什么？
-----	----------------

引 子

6月22日。夏至。

清晨，魔都阴郁的黄梅天，细雨连绵不绝。

崔善仓惶地冲回家里。坐上冰冷的马桶，放出憋了六个钟头的小便。宛如即将溺死，喘回第一口气。

还阳。

看着卫生间镜子里的自己——奇形怪状的年轻女子，几乎看不到头发，全被发网包裹起来。浑身上下都是黑色，包括黑帽，平底黑布鞋外罩着鞋套。白手套除外。

等到打开黑色背包，她才意识到杀人工具，全部留在了现场。

但是，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到那地方了。

背后肩胛骨的皮肤，依旧隐隐作痛。崔善放出乌黑长发，穿过狭长的卧室与客厅，推开通往天井的铁门。浸泡在淋漓雨水中的庭院，伸出旺盛而有毒的夹竹桃枝叶，四处蔓延暗绿色苔藓。最后两株鲜红的茶藨即将腐烂，仿佛烟瘴缭绕的沼泽地。也许还得种两盆莲花？

目光爬过墙头的树叶和雨点，是天蓝色的拜占庭式圆顶，街对面的一座老东正教堂，荒废多年再未使用过。这间公寓样样都遂心意，唯独每天在院里看到教堂，不算什么吉兆。

今天，是崔善的二十六岁生日——她只收到一份礼物，是昨天插在花瓶里的一枝玫瑰，大概不超过十块钱。

整天焦虑不安，寸步不敢离开，等待那通盼望已久的电话，或者说——随时都想离开，只要门外响起某种怪异的声音，都会怀疑是不是警察来了。崔善只能安慰自己说：你远在台湾，忙于各种应酬，要

么忘了办港澳台电话套餐？

连续下了三天梅雨，终于接到林子粹的电话——她死了。

崔善嚶嚶地哭，肩上掠过一层凉风，感觉有人骑在脖子上，双腿紧钩她的胸口。

作为刚死了妻子的鳏夫，林子粹要避免跟任何年轻异性的接触，崔善可以理解他暂时不要见面的请求，说不定怀疑他的人正在跟踪和偷窥呢。

不过，他有了最充分的不在现场证明，更没有人知道崔善的存在。

计划成功了吗？她没有开香槟的兴致，忐忑不安，连续噩梦——梦到死去的女子。

她没有听取林子粹的警告，偷偷去葬礼现场观察。程丽君是穿着白色晚礼服下葬的，他把一束白玫瑰放在亡妻身上……

过程中来了许多宾客，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各种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还有死者生前最要好的几个闺蜜。

葬礼的背景音乐，并非通常的哀乐，而是不知名的古典音乐，宛如在交响音乐会现场。崔善听着有些耳熟，让人莫名其妙倍感忧伤，忍不住要掉下眼泪。

赶在散场之前，匆匆离开殡仪馆大厅，外面那堆硕大的花圈中间，刚撑起梅雨中的洋伞，她就发现一张男人的脸——不是黑白遗像，而是个古怪的中年男人，穿着件灰色的廉价汗衫，半秃头的脑门教人望而生畏。

崔善惶恐地低下头，混在哭丧人群中溜走，身后留下满世界细雨，连头发都要霉烂长毛。

希望在这场葬礼之后，等来一场婚礼。

这天夜里，她独自去了外滩的酒吧。半年没过来了，站在杰尼亚旗舰店门口，她故作风情地撩起头发，挑衅地看着其他年轻女子，赶走不合时宜的卖花小女孩，想象自己是今夜的女王。忽然，雨停了，

头顶升起一片绚烂烟花，不知是谁结婚还是某个庆典？她倍感虚弱，就像活了大半辈子，等到温暖夜色殆尽，就要开始妈妈那样漫长的生涯。

从杀人那天开始，一个多月，林子粹始终没跟她见面，连电话都不接了——最危险的结局，犹如夏日的花园，一不留神就长满了野草。她想起乍暖还寒的春天，小院里开着白色蔷薇，林子粹慵懒地躺在床上，指尖香烟已燃尽，剩下厚厚的烟灰，塞进一次性水杯，发出滋滋声响，犹如细蛇爬行……

崔善只想看他一眼，哪怕为掩人耳目，单纯坐在对面，不声，不响。

七月，最后一夜，月似莲花，清辉淡抹。

经过漫长的跟踪与偷窥，崔善终于发现他的踪迹，敲开五星级酒店的房门。林子粹摘下耳机，掐灭烟头，拉紧窗帘，害怕被人偷看。

房间里没有别的女人，只有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扔在桌上的iPod 耳机，飘出某段古典音乐的旋律。

崔善痴缠在他身上，林子粹却躲过她的唇，一本正经地承诺——给她账户里转笔钱，帮她办妥移民手续。不是喜欢地中海吗？意大利怎么样？但治安不太好，建议去法国，平常住巴黎，随时可以去蓝色海岸度假。

一个人？不去。

她抓住林子粹的手，抚摸自己的肚子，却被厌恶地推开。他再点起一根烟，蓝色尼古丁的雾，让原本眉目分明的脸，越发模糊不堪。

林子粹夸她表演得不错——什么怀孕啊？全是骗人的鬼话！

话似尖刀，扎透心脏，她下意识挡着脸，像小学生考试作弊，或代家长签名被抓牢。

什么时候发现的？她问。

他答，杀人前的几天。

那天早上，你临走之前，说的那些话，也都是假装的？她接着问。

林子粹说，箭已离弦，如何收回？

其实，今晚找过来……看着这个男人的眼睛，几乎再也不认得了，崔善摇摇头，一狠心，吞下后半句话。

半个月前，她发现自己真的怀孕了。悄悄去了趟医院，仰望后楼的烟囱，飘着奥斯威辛般的黑烟——据说那是焚烧的医疗垃圾，包括被截肢的断手断脚，手术中被摘掉的坏死内脏，还有人工流产或引产打出来的胎儿，许多还是活生生的，就被扔进焚尸炉归于天空。

妇产科开具的诊断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怀孕四周。林子粹的第一个孩子，真实地存在于崔善的子宫，像颗螺丝这么大。她计算过两人播种的时间，就是行动前的那几夜，杀人的兴奋加速了排卵吗？

但，现在，她改变了主意。就算讲出这个秘密，他也会说——除非有亲子鉴定的结果，凭什么让我相信孩子是我的？

林子粹说她有精神病，说来轻描淡写，却捏紧她的左手上臂，让她一直疼到骨头里。是啊，要不是精神病人，又怎会如此？

他蹦出的每一句话，都宛如屠宰场的刀子，死刑场上的子弹，一点点将她的羽毛和皮肉撕碎……

你去死吧！就算带着孩子一起去死，就算把他（她）生出来再杀死，也不会让你得到。

该到算账的时候了，扇走眼前的烟雾，崔善给自己补了补粉，面目一下子凛冽，像鬼片里面对梳妆镜的古装女子。

不怕我去告发？她问。

林子粹回答，你可以去自首，但，杀人的是你！

他还说，如果，请个医生来做精神鉴定，或许你可以捡回一条命。

崔善却出乎意料地冷静，回答道：你错了，我没有杀过人。

说什么呢？林子粹的眼里飘过某种疑惑，但他不想听崔善的解释，板下脸，说，告诉你一件事，虽然你始终对我隐瞒，但我早就知道了——你妈妈究竟是谁？

天哪，你知道了？崔善打碎了一个水杯，这比他翻脸不认人更令人绝望。

对于我身边的女人，自然会调查得一清二楚。而你欺骗我的小把戏，只会让你更虚弱——我得明白你怎么会在冬至夜里，出现在我家的车库前。他说。

因为我的妈妈？她是卑贱的下等人，而我也是？林子粹，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崔善问。

林子粹用舌头舔着嘴唇，说，你知道吗？你长得很像你妈，尤其眼睛和鼻子。她年轻时也是个美人吧？身材还没走样，倒是丰满得更韵味。不晓得为什么，每次跟你在床上，我就会想起她。

她已捏紧拳头，像头愤怒的母兽，强忍着不发出牙齿间的颤栗，而他衣领上的烟味越发令人作呕。

林子粹像端详一件衣服似的，用手指比划着她的脸，忘乎所以，顺便说一声，有几次你妈在屋里拖地板，我躺在床上从背后看她的屁股……

突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被清脆的玻璃破碎声打断。

崔善握着一只残缺的花瓶，随手从窗台上抄起来的，刚砸破这个男人脑袋。

iPod 耳机里的古典音乐伴奏下，鲜血从太阳穴与颅顶涌出，汇成一条红色小溪，欢快地淹没崔善的高跟鞋。

他死了。

世界静默如许，空调的舌头吐出冷风，绯红被黑白取代。随着头皮渐渐发冷，她才清楚自己干了什么，沉入无以言状的后悔。窗外，天黑得像最漫长的那一夜。

幸好踩着红底鞋，反正与血污颜色相同，逃出酒店也无人注意，这双鞋子，不久将躺在高空中的角落缓慢腐烂。

不知从心房里的哪个部位，涌起一句熟悉的话，那是爸爸年轻时的口头禅，每当女儿哭鼻子时就会哄她——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A面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
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曹禺《日出》

第一章

如果世界末日来临，只能带一种动物上诺亚方舟——马、老虎、孔雀、羊，你会选择哪一种？

荒芜的天空。

大团泼墨般的浓密云层间，一架不知是波音还是空客的飞机划过。引擎与高空气流的摩擦声，宛如深夜悬崖边的海浪，穿越三万英尺将她唤醒。

崔善躺倒在坚硬的地上，面对不毛之地。

天空的界限，是一堵黑色墙壁，笼罩刺眼的灰白光晕。颈椎深处摩擦的“咯吱”声。接近一百八十度的旋转间，最终被一道直线切断——还是黑色水泥墙。两道高墙之间，宛如长长甬道。手肘撑着地面抬起，天空像一幅卷轴铺展，露出深色画框。

她在一个凹字形的世界里。

喉咙发出喘息，细细的女声。深呼吸，胸口有一对突出物，有节奏地起伏，肩上有柔软的长发，还有两腿之间的耻骨。

背后依然是墙，铅灰色的乌云下，四堵墙连接封闭在一起，从“凹”变成“口”，如镶嵌在黑框中的照片，想象一下追悼会上的黑白遗像。

没有耳环，没有镯子，左手无名指上也不见戒痕，只有一条合金项链。沿着链条摸到坠子，一枚施华洛士奇水晶天鹅，轻巧得几乎没感到分量。

脚指头可以动了，小猫似的脚踝，光滑的小腿肚子，还有……她穿着齐膝的裙子，仅有一只脚上有鞋子。

高跟鞋，七厘米的，红色底，Christian Louboutin。

脚踝有些擦伤，胳膊也有刚结疤的伤口。

左手伸进裙子……内裤还在，并且完好，不像被人匆忙穿上的样子，泪水沿着脸颊坠落到手背，眼睛后面某根神经剧痛，像牙医用机器钻你的龋齿。

找到另一只鞋子前，她赤着双脚，扶着粗糙的水泥墙，遍地灰尘与鸟粪，孤独的天井……这是个口袋，近乎标准的长方形，左右两道长边，前后两道短边，加上坚硬的地面，酷似敞开盖子的棺材。

墙角下有几株茂盛的石榴，灌木般的树丛，簇拥着火红的花朵。数蓬一人多高的蒿草，疯长到邪恶的藤蔓，结成杂乱干燥的土块。夕阳像舞台追光，越过高墙直射双眼，以及妖艳的石榴花。

正对她的墙顶，落日的方向，露出一小截高层住宅楼，这种楼通常在三十层左右——匪夷所思，仅隔着一堵墙，却只能看到它最顶上几层。反方向更远处，看到两栋玻璃幕墙的大厦，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但估计有四五十层。耳边响彻各种噪音，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似从遥远地底传来……

她被囚禁在大概二十层高的楼顶。

天井，其实是空中花园，只是看来荒废了很久。花园被四堵高不可及的墙包围着，除了没有屋顶，跟监狱毫无区别。好歹监狱还有门窗，这里却什么都没有——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崔善困惑地仰望云层，想象一个女人从天而降。

一整天，她尝试了各种逃生方法，但每面墙起码三米多高，踮着脚尖伸直手，也仅够着一半。崔善不矮，双腿与胳膊修长，光着脚也在一米六五。南侧那堵水泥墙壁，跟其他三面墙略微不同，颜色浅些，用力敲打感觉更厚实。墙角有小小的落水口。用脚步丈量这座监狱：长十米，宽不到四米，标准的长方形。最简单的算数乘一下，将近四十平方米。